

[往事钩沉]

公园里的压水井

郑忠信

乍暖还寒时节的东明湖公园,没有丝毫想象中的冷冷清清,反倒是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还没踏上公园西大门内的绿道,我就发现六年前红色通铺的沥青路面瘦减半幅,取而代之的是温婉含蓄的绿色,颇具几分创意,略带些许怀旧。漫步其中,一边是绿如蓝,一边是红胜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心头不禁为之一颤。行逾百来米,便来到岔路口,正估摸着向左还是向右的时候,眼前不禁一亮,数米开外的两个压水井加快了我向右前行的步伐,脑海中尘封已久的记忆瞬间被唤起。

水是生命之源,饮用水更是弥足珍贵,不论规模大小,但凡乡村都会挖掘若干水井,井位有远有近,井水时深掘浅,井眼可单可双,井台或方或圆。即便供应自来水的城市也能觅得水井,其中不乏年代久远的。孩提时代的乡村尚无自来水,无论是清晨还是日暮,村巷鱼都能看到挑水的身影。因为家里长年做豆腐卖的缘故,我的中学时代就跟挑水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直至高考前夕,雷打不动的挑水习惯才嘎才然而止。那年夏天,村里来了一支专业的打井队,在我家的后院里摆开了阵仗。先是站在地上,用粗短的钢钎在选好的地点钻孔,时不时抡上几大锤。然后站上木梯子,换用较长的钢钎继续抡锤往下钻。最后将更长的焊有尖圆形钻头的镀锌管插入孔洞,再使劲上大锤,直至理想的深度方肯罢休。此时的镀锌管顶部差不多被锤得变了形,只见师傅将变形的部位一锯了之,直接拧上了一个金属圆柱筒,该筒的筒底设有一覆镀锌管管口的

活动阀门,筒中便是带有橡皮圈的活塞,活塞的中心是个类似于筒底的阀门,筒的上缘是连接筒中活塞的曲头手动长柄。随着长柄的上提与下压,筒内的两个阀门一开一闭,营造出筒内的相对真空,地下的水便轻轻松松地被压上来了,初始会出沙且略带混浊,用不了多时便是洁净的甘泉,井一四季充沛,冬暖夏凉。小小的一口压水井,既方便了自己又和睦了邻里,院子里其乐融融。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怀念的如相见,初看,公园里的这两个压水井俱是一袭饱经沧桑的涂装,冷峻的黑色与草皮的绿、竹叶的青、玉兰的白、桂子的黄、枫树的红等四季景致可谓百搭,没有丝毫违和,反倒陡增几分稳重,平添些许旧。再看,公园里的这两个压水井挨得很近,一大一小,一高一矮,似老伴,像情侣是公园绿道上同行的路人甲和路人乙,总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谈不上多少浪漫,至少还有几分俏皮。在环湖绿道上闲逛,左三圈,右三圈,莫名行至公园这两个压水井跟前,握柄,上提,下压,顷刻,对盈盈湖水的视觉感知变成了透彻肌肤的触觉享受,然后用一甩湿漉漉的双手,退到几步之遥的长椅上闭目养神,也许是走得累了,可能是坐得久了,竟然有些恍惚,迷迷糊糊地听得清泉石上流的声音,隐隐约约又听得一个稚嫩的童声,爸爸这是什么?这是压水井,然后爸爸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是压水井的前世今生。是啊,公园



里的小小压水井,勾起的是大人的过往,种下的是孩子的乡愁。蓦然回首中,父子已踏上环湖绿道,一大一小,一高一矮,挨得很近。

图片:来源于网络

[诗歌长廊]

鹧鸪天 春风

刘大伟

序转春回嘉气连,
柔声细语柳丝翩。
驱寒复暖山川媚,
萌草催花篱落妍,
江岸翠,煦风绵,
涟漪荡漾鹭鸶欢。
勤吹时雨飘畴野,
过水攀峦锦绣篇。

满江红 柚子花开

郑忠信

柚子花开,怕春尽,瑞英悄送。
昏复晓,苑中篱畔,暗香浮动。
燕剪空深堪比翼,花开向晚且寻梦。
玉颜端,微雨泪千般,情何纵?
岁已暖,天犹冻。
寒夜起,谁人懂。
独倚楼送目,月痕花弄。
但愿平明同照日,和风三月长相共。
袖乡行,羁旅解花间,何须颂。

行香子

赵木兰

倩影溪旁,俏立山乡。
满坡坡,绰约芬芳。
东君有意,一脉情长。
看花之娇,叶之翠,蕊之黄。

梁木

今天的阳光真好,我终于可以摘下口罩,自由自在地外出散步了。冷不丁后面传来一声亲切的呼唤,原来是曾经的同事——老顾,他身着桔红色衣衫,骑着赛车飞奔而过。他坚持多年参加自行车赛事,真让我佩服。

回想起改革开放前的岁月,自行车还是稀罕货。那时我正上中学,自行车已在城里悄悄兴起,而在我的老家还是难得一见。偶有一辆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滴铃铃”骑过,那回头率定是百分百。

我的姐姐外嫁十多里路的外乡,姐夫家里生活还算过得去,购置自行车比较早。每当姐夫骑着“海狮牌”自行车上我家的时候,我就跃跃欲试地想学骑车。

记得是正月里,大家都在忙于拜年喝酒。我坐在姐夫的自行车后座上,来到生产队宽阔的晒谷坪,正式开始练习骑车。姐夫一边讲骑车的要领,一边先骑两圈给我示范。我战战兢兢地上了车架,姐夫小心翼翼地把握后座;我双手扶着车把,姐夫在后面慢慢推着;我两脚开始蹬车用力,姐夫紧跟着慢跑;当我全神贯注地往前驶去,姐夫趁我稳当之后放开了手……

经过几天的操练,我竟然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只要有机会,我就像初生的牛犊不畏虎,看到同学骑车子就要争当驾驶员。碰到亲友的自行车来我家,总要找理由骑车出去转几圈。走亲访友时,还经常找邻居刘老师家借自行车骑行。

然而,限于家庭条件,在走上工作岗位前,我家一直没有自行车。直到1983年,我考进了县城西门片的一个乡政府,才分到一辆不知什么牌子的公家自行车。

耳边响起车铃声

初到乡政府工作,也许看到我是一个戴眼镜的,就让我接替了乡文书工作。那时候,乡里的干部好像还不到20个,编制远没有现在这么齐全。我主职是文书,其实是文书、统计、信访一起兼。有一段时间,乡里民政助理员调走了,我还连同民政工作一起做。

那时进村入户是常有的工作,好在有自行车相随相伴。

记得有一次,我随乡林业专管员到一个大山坞村,去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那个村离乡政府十五六里路,只有一半是机耕路,其余都是残石烂泥筑起的羊肠小道。骑在自行车上比骑马还要跳跃,右边是陡峭的山崖,左边是高坎的山田,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危险。一不小心,我骑的这辆自行车链条脱了,弄得满手油污也没有调好,打头的专管员老陈几次回过头来相助,我们才在12点过后赶到村里。一见到村干部,他们就笑着说,听到车铃声,就知道乡干部来了。下午打道回府时,我回望来时骑过的路,那些弯弯曲曲深深浅浅的车痕,似乎变成了无数个青春奋斗的痕迹。心想,我们只有沿着痕迹继续前行,美丽乡村才有希望。

还记得那年夏末,上午我在办公室里坐镇,收到了本乡高中毕业生的五六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为了把这个好消息尽早地送到学生家里,我立即和乡政府老同志打了招呼,怀揣几个信封,骑上破旧自行车出发。等到最后一个村送通知书已是午饭过后。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段几十米长的跨溪矩形渡槽,要进该村,非得从渡槽延伸的槽边过。看到桥下端急的水流,我一个急

刹车,差点人仰马翻。望着数十米长、半米宽的槽边,我呆了好一会。我知道,若往回走其他路不知有多远,唯有在此拼出胆量和力量!在炎炎烈日下,我屏住呼吸扛起自行车,看都不敢看高高渡槽下的流水,一步一步地扶过了几十米的渡槽。当自行车的铃声响到了“准大学生”的门口时,他们一家热情地给我做了一碗点心面。我踩着夕阳归来,一路嘀铃铃嘀铃铃,那是我一天中最愉快的收获。

最难忘的还是寒冬里骑单车送救济款。腊月里雨雪交加,我乡紧邻外省的一个村支书来到乡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村里的一位老党员生病在床没钱医治。乡长下村了,报告就放在我这里。直到下午4点多钟我才找到乡长签字,领出了扶贫款。想到老党员等着这笔钱急用,我二话没说就骑车出发了。那是十多里的机耕路和蜿蜒升降的田塍小路,又逢雨雪天气道路泥泞,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在天黑前把救济款送到了病人的家中。老党员从被窝里伸出双手拉着我,一再说谢谢。我顿时泪目,那是雨水夹着泪水,还有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激动之泪。

工作几年后,我用工资买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经过几年磨练,我的骑车技术大有长进。

再后来,我调进县城工作。工作单位距离城里的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从此,来回步行,自行车和我越来越陌生。一晃20多年没有骑过自行车了。如今,每每听到“滴铃铃”的自行车声,都会让我怀念起曾经的美好时光。